

温州方言志

WENZHOU FANGYAN ZHI

郑张尚芳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方言志/郑张尚芳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8.8
ISBN 978-7-101-0603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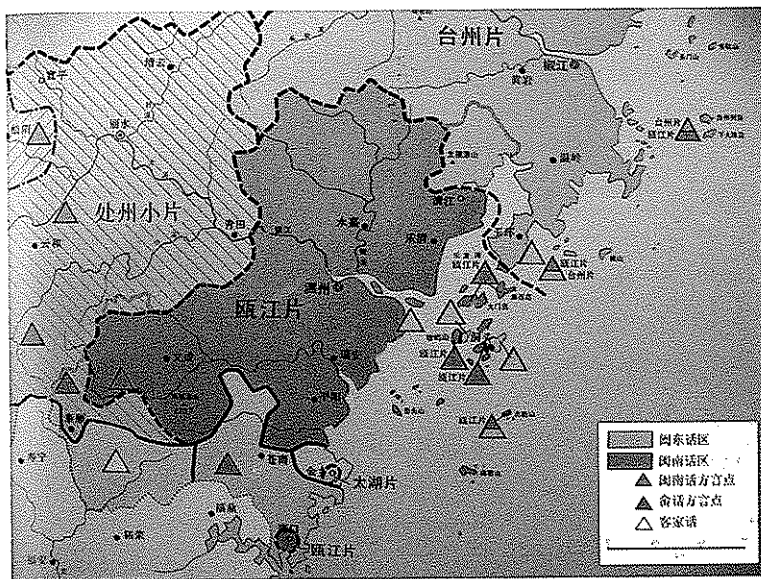
I. 温… II. 郑… III. 吴语-方言研究-温州市
IV. 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4288 号

书 名 温州方言志
著 者 郑张尚芳
责任编辑 王 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3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036 - 2
定 价 28.00 元



温州方言(吴语瓯江片)分布图(引自《中国语言地图集》)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本市概况	1
第二节 温州方言系属及源流	5
(一) 温州方言的重要性	5
(二) 温州话的通话范围及系属	6
(三) 温州方言的发端在汉末东吴	8
(四) 南宋时温州话已是与其他吴语相区别的方言	14
(五) 温州方言特征及其源流分析	19
第三节 温州方言文献及调查记录	27
(一) 字书、韵书及笔记	28
(二) 方言谣谚、谜语	40
(三) 民间杂字及词曲	41
(四) 方言拼音方案	46
(五) 温州方言调查记录	50
第四节 本书所用音标符号	58
(一) 辅音	58
(二) 元音	59
(三) 声调符号	59
(四) 本书其他常用符号	60
(五) 记北京音所用音标与拼音字母对照表	60

第二章 温州方言内部差异及近百年变化	62
第一节 城郊差别	62
第二节 新老差别	63
第三节 百年前的更早记录及音系变化历程	67
(一) 早期记录的分析	68
(二) 声母系统的变化	72
(三) 韵母系统的变化	78
(四) 声调的变化	85
(五) 常用虚词音变	87
第三章 温州话的语音系统	90
第一节 声母表	90
第二节 韵母表	91
第三节 声调表	92
第四节 连调变化	93
第五节 两种轻声变化	98
第六节 文白异读及借音	101
第七节 常见语流音变	107
第四章 温州话的音韵特点	109
第一节 语音体系方面的特点	109
第二节 区分古音类方面的特点	110
第三节 并混古音类方面的特色	117
第五章 儿尾词及其变化	120
第一节 儿尾的作用	120
(一) 构词作用	120
(二) 小称作用	127
(三) 其他修辞作用	132
第二节 儿尾词的构造	137

(一) 单纯式	138
(二) 复合式	139
(三) 重叠式	152
(四) 附缀式	156
(五) 儿尾词的扩展变化	161
第三节 儿尾词的连调变化	170
第四节 “儿”的儿化	173
第五节 连语音变	174
(一) 合音	175
(二) 减音	175
(三) 转音	176
第六章 同音字汇	177
第七章 词汇特点	211
第一节 词汇来源	211
第二节 构词法	214
(一) 表情修辞变式	214
(二) 修饰成分后置	231
第八章 方言的语法变化	233
第一节 指代词系统及其强式变化与近指变音	233
第二节 动态接尾助词及其他	237
(一) 动态接尾助词概说	237
(二) 哒、是哒/赖、赖	242
(三) 爻、罢	244
第三节 几个介词结构	245
第四节 肯否定及疑问	246
温州方言词汇表	248
参考文献	345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本市概况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瓯江下游，是浙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本省最大港口城市之一，全国 14 个开放城市之一。市境介于北纬 $27^{\circ}03'$ — $28^{\circ}36'$ ，东经 $119^{\circ}37'$ — $121^{\circ}18'$ 。全市东面濒海，南与福建省交界，西面是丽水地区，北面为台州地区。辖永嘉、洞头、平阳、苍南、泰顺、文成六县，及瑞安、乐清二县级市。市区分鹿城、龙湾、瓯海三县级区，龙湾为开发区，鹿城为旧城区（包括旧城区，与双屿、新桥二镇及仰义、南郊、城郊、黎明四乡），今为市府驻地。瓯海区原为市郊区，1981 年曾独立设县，设区后区府亦仍驻鹿城的将军桥。全市面积 11751 平方公里，1982 年全国人口统计时为 592.8 万人；至 1993 年统计面积为 11788.5 平方公里，人口为 672.6 万人。及至 2006 年底面积为 11784 平方公里，人口为 756.5 万人。

1982 年市区仅 160 平方公里，50.8 万人（1985 年统计鹿城区 99 平方公里，45.8 万人，1984 年 12 月划建龙湾区 61.4 平方公里，7.2 万人，合计 53 万人，1993 年为 56.6 万人）。

单举鹿城区 1998 年为 50.3 万人。1992 年 3 月 898.8 平方公里, 50.2 万人的瓯海县也改县为区, 市区增至 1060 平方公里, 107 万人。2001 年 10 月瓯海区最繁华的滨海区域永强又划归龙湾区并升为区府驻地, 龙湾区的面积和人口又都大增了。至 2006 年底市辖区 1187 平方公里, 140.6 万人(鹿城 294 平方公里, 65.1 万人, 龙湾 279 平方公里, 32.1 万人, 瓯海 614 平方公里, 40.5 万人)^①。

温州是 1949 年建国时析原永嘉县城及瓯江南岸县境建市的, 包括瓯海在内, 当时人口是 44 万人(城区 16 万)。1981 年 9 月地市合并, 12 月置瓯海县。1982 年统计时, 瓯海另为县, 已自有 48 万人。而据记载, 清光绪五年(1879)永嘉全县(包括今城区、龙湾、瓯海、永嘉)共为 95 万人, 经军阀战乱, 至民国二十年(1931)减至 68 万人(内城区 14 万), 全温州地区也只 255 万人(包括玉环 18 万)。1942 年调查永嘉全县也只 75 万人(内城区 13.6 万, 今龙湾、瓯海二区合计 24 万)。从统计数字可见, 建国半个世纪来人民安乐, 经济发展, 全区人口增加一倍以上, 城区增三倍以上, 与建国前形成明显对比。

秦汉以前, 这里为百越之一的瓯越住地, 秦置于闽中郡辖下。据《史记·东越列传》, 汉惠帝封瓯越王驺摇“为东海王, 都东瓯, 世俗号为东瓯王”。其国境辖今浙南温州、台州、丽水地区, 国都东瓯即今温州, 故温州又名东瓯。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 因避闽越侵战, 诏命迁国于江淮间庐江郡, 但实迁的只王族、军队、畿内豪强臣民等四万余人, 越人避迁遁逃山林者甚众。后因遗留人复出, 昭帝始元二年(前 85)

^① 以上数字据《温州年鉴》2006 年统计, 中华书局。

于东瓯故地立回浦县, 为会稽东部都尉治。西汉末削为鄞县回浦乡, 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又分立章安县(治今台州章安镇), 此地为其东瓯乡。顺帝永和三年(138)以东瓯乡置永宁县, 仍属会稽郡。吴太平二年(257)改属新分之临海郡, 东晋太宁元年(323)分置永嘉郡(辖五县, 包括松阳为今丽水地区), 为温州建郡之始, 并始建郡城(“斗城”“白鹿城”)。自吴至东晋南朝, 这里汉化的进程大大加快。隋开皇九年(589)废郡, 改永宁县为永嘉县, 隋大业年间一度与临海郡并置于处州(括州)辖下。唐武德年间一度分置东嘉州, 贞观年间又属括州。上元二年(675)始置温州, 因地在温峤岭南, “虽隆冬而恒燠”, 故取名温州。从此温、括(处)各自为州。五代曾为吴越国地。南宋咸淳年间升为瑞安府。元至元年间改温州路, 明清都称温州府, 这里历来为州郡府路治所。1912 年废府后曾置瓯海道并为道治, 直到 1927 年废道。1935 年设浙江省第八行政督察区, 区专员公署驻此。1948 年划永嘉之温溪、石染、西岙三乡给原属本区的青田县, 1961 年石染、西岙划回, 唯留温溪(以此温州方言流行青田东部)。1949 年分永嘉之瓯江以南地、以旧府县城为中心置温州市, 市府一直驻旧城区, 即今之鹿城区。1949 年置市后, 永嘉县府(一度称双溪县)先后迁瓯江以北岩头、枫林、塘头, 后定迁上塘镇。1981 年又分置温州市郊为瓯海县, 析平阳县南部闽语区置苍南县, 地市合并后温州市并辖原属温州地区的八县。

市辖各县, 除永嘉原为汉县永宁, 隋开皇九年依旧郡名改成外, 其他各县多由永宁分置。其今名则往往是五代时吴越国定的: 瑞安原为孙吴分置之罗阳, 孙皓宝鼎三年(268)改名安阳, 晋太康元年(280)改安固, 唐末天复三年(903)吴越乃奏改瑞安。太康四年(283)分安固南之横屿船屯置始阳, 寻改横

阳，五代梁乾化四年(914)吴越平横阳乱，乃改名平阳。东晋宁康二年(374)分永宁东北境置乐成，吴越为避梁太祖父讳，乃改名乐清。此后明景泰三年(1452)析瑞安、平阳西境置泰顺(因于年号)。民国时1946年又析瑞安、泰顺、青田边区置文成(以刘基谥号命名，刘基生于县内南田)。解放后增有二县：1953年析玉环县之洞头、大门等岛置洞头县(玉环县今属台州，但前亦由乐清分置，自清代设厅民国设县，至1959年前皆属温州)，1981年6月方析平阳县玉苍山以南七个区置苍南县。

本市西部为丘陵山地，东部为濒海平原，物产丰富。山为雁荡一括苍山脉，水为瓯江水系，南部县市有飞云江、鳌江，皆东流入海。海岸线长350多公里，岛屿众多，富渔盐航运之利，故渔业词汇丰富。又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东南部可生长荔枝、龙眼、橄榄、榕树等热带林木，年平均气温16.1—18.2℃，无霜期260—280日，作物一年三熟。夏秋间多台风，风力八至十二级，易造成灾害。历史上曾因台风海溢使滨海居民大减，引起南宋时闽东北长溪迁温州的大移民潮。

温州为历史悠久的名城，是南戏的发源地。唐宋以来商业繁华，手工业发达，尤以草席、工艺美术品制作著名。清光绪二年(1876)据中英《烟台条约》开为商埠。但至1949年建市时连汽车还没有。建国以来才迅速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多门类的工业城市。

温州有雁荡山、仙岩等名山奇景，还有江心孤屿、积谷山麓春草池等名胜古迹，为历代诗人名士所咏赞。谢灵运为温州名太守，其山水诗名作也多咏温州胜景。人杰地灵，永嘉学派、四灵诗派、永嘉戏文等都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篇章。故温州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温州有悠久的商业经营传统。因温州人多地少，农耕难以维持多人的生计，需要从事商贸，是以历史上就有重商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重事功、反抑商的永嘉学派。历来温州人就远出经商，并远至海外，故温州是著名侨乡，在国外的温裔侨民有二三十万人，而且多在经济较发达的西欧国家。温州成为经济发展的开放城市后，温州商人更秉承本地商业文化的传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形成温商遍天下的状况，引起国内外各地各界对温州的热情关注。国际友人及华侨子弟也更盼望更多地了解温州。这样，独特的温州方言也更同样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二节 温州方言系属及源流

(一) 温州方言的重要性

温州方言是一支重要的吴语方言，向被看成吴语的南极，是南部吴语的代表。为国内外研究汉语方言的学者所重视。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汉语方言字汇》(见所著《中日分析字典》及《中国音韵学研究》所附)吴语只收上海和温州，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浙南只收黄岩和温州，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全国主要方言区方音对照表》，北京大学《汉语方言字汇》、《汉语方言词汇》吴语都只收苏州和温州。即此可见国内外语言学家都认为温州方言在汉语方言中具有重要地位。国外学者研究汉语方言尤其吴方言的文章大多引用温州话，并且出版了不少研究温州话的重要论文和专著，如国际著名汉藏语言学家张

琨也写了《温州方言的音韵历史》，详见本书第三节(四)。

温州方言保留古音韵特点多，古词古语法现象多，具有许多其他吴语所无的变异现象，因此温州方言研究对汉语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各个方面都很有价值。温州为南戏发源地，温州话对戏曲语言很有影响，所以温州方言研究对南戏作品的研究也很重要。

(二) 温州话的通话范围及系属

本方言分布在浙江东南角，是吴语区的最南部分，在国内以至省内，都是有名难懂的方言。其基本通话范围只有温州市区及市属各县市：瓯海、永嘉、乐清清江以南、瑞安市、文成、洞头一半、平阳大部、苍南小部分、泰顺百丈，加上丽水地区青田县的温溪区及万山区一部(皆旧属永嘉划归青田的)及台州地区的玉环一角(陈岙、李岙)。但由于温州在浙南的重要地位，浙南其他地方会说温州话的人也不在少数。在平阳、苍南闽语区中也有温州话方言岛，如平阳水头、苍南蒲门。浙闽省境上的蒲门城及其附近几个小村说一种别有特色的温州话(说明初派驻蒲壮所的温州卫戍官兵所留，还留有古温州话的特色)，应算是吴语最南的分布点了。

以苏州、上海、嘉兴为代表的北部吴语区的人跟浙东宁、绍、台州人尚能通通话，而苏沪、宁绍、台州人跟温州人都无法直接通话。因此说北部吴语的人们就曾认为温州话不是吴语而是闽语。早先著名学者余杭章炳麟(太炎)在《检论·方言篇》给汉语方言分区时就提出“浙江温处台附属福建而从福宁”。不但温州话、处州话，他连比较接近北吴语的台州话也都看成闽语了。章氏“闽语说”曾为民初以后的地理教科书

采用，因此影响很大，几被视为定论，但这种分法并不科学。1915年至1928年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本)、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相继出版，温州话语音得到科学的记录，“吴语说”开始得到语言学界的承认。抗战时王力在《中国语文概论》(开明书店版；解放后改名《汉语讲话》)中提出汉语方言五分法时，就采用“吴语说”而将温州话列为吴语温台系。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申报馆《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拟订《语言区域图》时，已将温州话正式列入吴语。

根据温州话的语音系统与方言词汇语法的基本特点(如保持古塞类声母三级分法、全浊声母读浊，“山威”诸撮字鼻尾消失，日母文读同船禅，微母文读同奉母，“不”读f母，“儿”尾读-ŋ等)，温州话属于吴语而不属于闽语是没有疑问的，虽然语词、语法成分上有一些闽语的影响，但由于闽温间语音差距相当大，这些影响并不很引人注目。这从纯温州人听不懂任何闽语而能部分地听懂绍兴话、宁波话、上海话，也可以证明。《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香港朗文1987年出版)将吴语分为六片，温州话列为吴语瓯江片。

但直到解放以后，“闽语说”仍还有人主张。这除了个别人是因袭旧说外，其余可能因以下事实引起误会：温州南部县分和东部岛屿确有说闽语的居民，易误将这些分布在浙南飞地上的闽语当作温州本地话。事实上泰顺、苍南本都有土著的闽东话(俗称蛮讲、蛮话，而泰顺县城及西北部则说处州吴语系统的罗阳话)，正可说属于“福宁”系统的。明清易代之际，清初对台的禁海政策，促使大批漳泉移民迁至苍南(当时为平阳南部)、平阳、泰顺，以后为渔业需要，又有那里的移民迁至洞头及其他县沿海滩涂渔村，他们带来了闽南话，今已发展

至近百万人，在苍南成为主要方言，在温州南部县分也有巨大影响。虽然这样，它在当地仍被称为福建话，与温州话明显不同，当地是分得很清楚的。不但福建话、蛮话与温州话不能通话，同是吴语系统的罗阳话，乐清清江以北的太平话（太平为温岭旧称，属台州吴语，在乐清以大荆话为代表），苍南金乡的金乡话（为明初金乡卫驻军传留的话，属北吴语又夹杂官话成分）也都不能跟温州话通话，更不用说畲族人说的畲客话了（那是接近客家话的）。可参阅温州方言分布图。

以下所讨论的方言源流都只指温州本地话而言，不包括温州各县分布的其他方言，并且是以它是吴语的角度探其方言历史源流。而温州话则以鹿城话为代表。

（三）温州方言的发端在汉末东吴

推断温州方言形成的上限比较难，联系当地历史则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汉武以前这里住的还不是汉人，自然不会有汉语方言。当时温州地区及台州、处州地区住的主要是瓯越人。他们曾建立以东瓯为王都的东海王国或东瓯王国。瓯越王臣属于汉并受汉册封，但汉朝尚未在这些地区直接行使权力。

瓯越族“剪发文身、错臂左衽”，不冠不履而“跣行”，以“海蛤”、“蝉蛇”为食，生活风习跟汉族大异。据《史记·东越传》，瓯越、闽越都是古越族的一支。从现存古越语记录（如《越绝书》“越人谓船为须虑”，盐官称“朱馥”）古吴越地名的越义（如山称“夫”——夫椒，地称“馥”——余杭、馥暨，善道称“缓伊”或“盱眙”）等观察，古越语属于侗台语系统，其非汉语是可以确定的。从《说苑·善说》所载的《越人拥楫歌》无法听懂需要翻译的故事，也透露古越语和汉语

差异很大，不属一种语言。

汉代扬雄《方言》也记录过四五条东瓯词汇，明写“东瓯、瓯越”的是三条，其他两条称“越之垂、瓯吴之外鄙”，“荆吴扬瓯之郊”。对这些古瓯语的性质因材料太少颇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温州人没有一条能懂，如“广大”说“参绥”或“羞绎纷毋”，“作为”说“叩”等，不仅温州，邻近其他方言以及古文献也都罕闻有用例，跟“吴、扬越”一些词汇还可在古汉语文献中找到用例者也不相同。因此瓯越语跟汉语的差异必定不小。

那么，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东瓯王驺望率其部众内迁江淮间，和元封元年（前110）东越国被灭同样内迁之前，这里不可能形成汉语方言。而其后一段时间内也未形成。下面结合东瓯史实论证，说一说理由。

汉武以后这里实际上还长期未曾汉化。因为一是汉武帝采取“虚其地”的政策，未相应移汉民实其地；二是当时越民并未尽迁，迁徙后遗民力量仍很强大。虽然《史记》说“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用了“举国”、“悉举众”字样，这只是据武帝“诏军民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立论。诏令实际未能彻底执行，有五个证据：

（1）据《年表》“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内迁人数只有四万余人。如说这就是瓯越全部人口，是不可信的。因为据《史记·吴王濞列传》，东瓯遣往丹徒从吴王濞作战的兵力就“可万余人”。依此推算，东瓯全国兵力及全国人口应大大超过四万人才合。再说《汉书·严助传》记汉武遣兵闽越时，淮南王刘安上书云：“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人之，五倍仍足。”以闽越这样大的军力，东瓯如果真的只有四万人，怎能与它抗衡，久久相持不下，而得远求汉

援？如说这四万余人是东瓯王国的王廷君臣、军队及王畿居民，庶几近之。

(2)《太平御览》卷171引《吴地记》：“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之江淮间，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东瓯内徙后，故地被闽越余善的东越王国兼并，东越统治中心在建安，后来情况也跟东瓯相似。《宋书·州郡志》：“建安太守：本闽越，秦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司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则临海亦冶地者。……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另外那个闽越王国的境遇也差不多。《旧唐书·地理志》：“福州：闽，汉冶县，属会稽郡，秦时为闽中郡，汉高立闽越王，都于此。武帝诛东越，徙其人于江淮，空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后更名东冶县。后汉改为候官都尉，属会稽郡。”这些记载说明东瓯、东越、闽越三王国被内迁后，故地都仍有遁逃遗民，后来分别立为回浦、冶、东冶三县，置东部、南部、候官三都尉（《元和郡县志》：“东越王都东瓯，今温州永嘉县是也，后以瓯地为回浦县。”《嘉泰会稽志》18：“闽越为冶，东瓯为回浦。”）。

(3)正由于还有遗民不服，特设“都尉”镇抚。都尉候官是汉代为镇抚少数民族、防备边患而特设在民族地区的。当时会稽东部都尉候官跟西北玉门的都尉候官齐名，极受重视。《太平御览》卷241引《临海记》：“汉元鼎五年立都尉府于候官，以镇抚二越，所谓东南一尉者也。”又卷171引《汉志》：“回浦，东部都尉理，属会稽郡。扬雄《解嘲》曰：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在东越闽越王国主干力量被迁往江淮后，这里还要特设都尉候官，可见越族遗民力量之强大。

这些遗民遁入山谷后，跟其他地方的山地越人一样，被称为“山越”。东部都尉治在其压力下曾被迫步步北移，在西汉末已北移到宁波一带。《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冶，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据《清一统志》卷224、卷230：章安故城在今台州府东一百十五里章安市；句章故城在今宁波府慈溪县西南；鄞故城在今奉化县东）。

正因为只设会稽东部都尉还不足以镇抚越遗民，故以后又在冶（建安）设会稽南部都尉，在东冶（福州）设候官（上引《临海记》说元鼎五年所建的都尉府设在候官，有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4即指出：“案《宋书·州郡志》：‘候官，前汉无，后汉曰东候官，属会稽’，[《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下之]东部侯国当即东候官之讹，《郑巨君传》注引《太康地志》云‘汉武名东冶，后改为东候官’。”按所以叫“东候官”或“东部候官”，是指会稽东部之候官，相对于西北张掖、龟兹的候官城而言）。也就是说东汉在东瓯、东越、闽越三王故都，全都建立了军事据点。

(4)东汉王朝能增设军事据点，还靠大规模军事行动。《太平御览》卷238引《东观汉记》：“张意拜骠骑将军讨东瓯，备水战之具，一战大破，所向无前。”骠骑将军属汉王朝高层将领，要拜这样高的将领大事讨伐东瓯，可见至东汉时东瓯越民的力量相当强大，控制越地极其不易。虽然经过这样的军事努力，终东汉之世，所取得的成绩仅在东瓯故地分设两县，即将回浦县（一度并入鄞县为回浦乡）分为管今台州地区的章安（《后汉书·地理志》云“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但注引晋元[太]康志说：“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

年立。”)，及管今温州、丽水地区的永宁(顺帝“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开始将台州与温州、处州分为不同的县。在今福建地只汉末在建安分设汉兴县(孙吴改名吴兴，今浦城)，在东冶设候官县。直至三国时，会稽与永宁、东冶的来往还靠“浮海”，内陆还难以控制(参《三国志·吴志》虞翻传、孙策传，王朗浮海奔东冶(东部候官)求援于候官长高升事。从孙策、诸葛恪、陆逊诸人传中都能见到当时会稽以南山越杂布，吴人如何艰苦开辟的史实)。三国时，人们还不认为这些地区已是汉土。《蜀志·许靖传》载靖与曹操书，自述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

“章安、永宁、汉兴”这些县的取名也正表明了章和、永和、汉末时汉朝廷对这些地区安宁的关心。

(5) 吴沈莹曾记述了当时临海郡山区越民遗裔的情况。《太平御览》卷780引他的《临海水土志》：“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今安阳、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吴安阳县包括今瑞安、文成、平阳、苍南、泰顺等县(初名罗阳，孙皓改安阳，晋武帝改安固。罗江县在其南部，为今福鼎等县，晋武帝在候官建晋安郡时才将它从临海郡划归晋安郡，见《宋书州郡志》)。点明吴时永宁之南广大地区的居民，都还是瓯越人子孙。

以上史实说明，东汉时章安、永宁、建安、候官四点的守军当是首批进入两越的汉人，他们为以后汉语方言在这些地区形成打下初基，但当然不能说在那么一支永宁守军中就已产生出温州方言，至少它与章安还有一个漫长的分化过程。

方言的分化与历史行政区划有一定联系，温州话今限于温

州府所辖各县即是明证(浙江各县方言大多也依旧府属划分)。方言的亲疏远近也跟区划分置先后关系有联系。温州地区在开发之初的汉代是属会稽郡的，最早来开发的军民主要应来自会稽郡、吴郡，所以它成为吴语一支是源流有自的。吴孙亮太平二年分置临海郡，台、温、处地区先与北部会稽郡分家。至东晋明帝永昌元年分置永嘉郡，温、处地区乃开始与台州分开；隋一度合为处州(括州)，唐武德五年从括州分置东嘉州(高宗上元元年定名温州)，处州跟温州也分开了，这是温州独立发展的基础。现在温州话、台州话、处州话都有相近之处，但比较起来，处州话比台州话要更接近一些，这是与行政区划分置先后关系相一致的(福建先分建安、晋安二郡，今大分为闽北、闽东、闽南三大方言，而厦门、福州同在晋安郡，故今闽南话、闽东话的关系，比闽北话更接近，可以类比)。

浙南人口的发展与东吴和东晋的开发有关，它们建国江左，自以开发江东作为重点，故汉代瓯越地区的章安、永宁两县，据《宋书·州郡志》，至晋时已发展为临海、永嘉两郡，所辖十县，四个是吴新置的，三个是晋新置的(相应地在闽越地区，建安、候官两县也发展为建安、晋安两郡，所辖十二县，除旧县外也都是东吴至晋新置的)。增设县分表明在上述地区汉人力量大为增强，其中包括人口自然增殖，汉人移民增加及当地越民接受汉化等不同方面。这从侧面反映从吴代开始，温州在吴方言范围内开始发展。但吴、晋时温州人的话应当还是当时江东方言的一部分，未及独立分化。温州城始建于东晋明帝太宁初，传说是郭璞设计的。郭璞熟悉江东方言，在他的《方言》注、《尔雅》注中，屡引当时“江东”、“江南”方言，其中与今温州相合的还有十余条(如“陞站立，滕今江东呼担两头有物为~(温州说~头担)，甌[缸]，瓯孟，糖[糖]，炆

[烱], 馐 [粗], 涎饭焦 ~、敦 [墩], 浦, 隩 [舂], 泮 [滩], 藻, 虾蟆衣车前草”等), 说明温州话与晋时江东方言有源流关系。但当时永嘉郡才初与临海郡(台州)分开, 处州地区尚未开发, 仅为松阳一县, 温州话还未跟台州话充分分化, 与处州话更未有分化条件, 离形成独立方言还有很远距离。

温州与处州分置始于唐代, 唐代社会安定, 这为封建社会封闭经济下封闭式方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因此我们推测温州话是唐时独立发展为自有特色的一支吴语方言的。因为下面将证明宋时是温州话已经确定形成别于台州、处州话的下限, 而唐时闽语、吴语都已形成为有重大区别的方言, 所以我们这一推测是有事实根据的。

(四) 南宋时温州话已是与其他吴语相区别的方言

温州方言至迟到南宋前就早已形成了, 并与台州、处州方言明显相分别。这有两方面的证据: 方言记录及移民同化。

方言记录上的直接证据有《六书故》与《张协状元》、《四灵诗集》。

(1) 宋末永嘉人戴侗(1200—1285)的名著《六书故》已经明确指出温州与台州、处州(括州)的语音差别。如“人”, 瓯人作“奴登切”(呼若“能”), 而台人作“鱼邻切”。“作那”的“那”, 瓯人作“奴谐切”, 而台人合“作那”二字为“则皆切”, 括人“奴弟切”。《六书故》还记录了好些温州俗语词, 如喉咙称“靛喉”, 河豚称“乌狼”, 鳊鱼称“鳊鳊”, 荐蠃(臭虫)称“茭虱”, 蟪(蚯蚓)称“康蛭”等, 这些至今

仍都是温州话的特殊方言词。这本书还收了不少温州俗字俗解, 如“鮓”作小石首鱼名(今称“朱鮓”、“白肚鮓”), “蕘”(鮫)作为小干鱼名(今或作“鮓”或写“叩”), “蟪”音隘, 念“乌介切”, 解为小蟹名(今称“蟪儿”), “烱”作为冶的俗字, “箬”解为“篮类”等。还有俗音, 例如“尿”音息遗切, “母”音莫古切、莫下切, “阿”音於黠切, “靛”音康根切, “廿”呼若“念”等。“寿”读“人久切、又去声”, 更是吴音“日禅”两母相混的明证。

由于一种方言发展到能够影响书面形式的阶段, 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准备过程。那么, 在《六书故》记载俗字俗音之前应经过一段历史时期, 温州话的形成当然要远远早于南宋。

(2) 现存最早的南戏《张协状元》, 一般都认为是南宋时温州“九山书会”才人的作品, 其中所用地名如“徽州婺源县祠山广德军、浙东路处州、西川成都府、梓州”等确实都是宋代的。这个戏里丑角净角副末的说白中已使用了不少跟现代温州话特点相同的语句, 例如“老鼠拖个馱猫儿”、“二十四个月日没一人上门”、“你也忒炒[吵]”、“学你只会吃死饭”、“亚哥, 有好膏药买一个归”等等, 都已跟今天说法差不多了。

(3) 《四灵诗集》赵师秀《缙云夜宿》: “稍觉离家远, 乡音一半讹。”可见当时温处方言已经不同。

移民受温州话同化的证据:

温州在南宋时曾接受中原和闽东北的两次大移民(戴侗祖先即是闽东北移民), 但这些移民并没有对温州方言造成明显的影响, 说明当时的温州方言已相当稳固, 有力量同化移民。

从大范围看, 当时吴语也已是一支很稳固的方言。宋室南

渡后,大批以旧都汴洛人为中心的北方移民集中在杭州,移民的中州话跟杭州吴语曾发生融合,使杭州话带上明显的北方话色彩,发展为以吴语为骨干而掺杂北方话代词助词系统的一种特殊吴语方言。拿今杭州话跟周围吴语比较,杭州的“他们、的”等说法,“不、儿”等读法,显然是从中州来的。这个融合的活标本充分说明了:

(1) 宋代的北方话和吴语都已带有今天北方话、吴语的特点,是区别明显的不同方言。例如北方“儿”尾读 [i], 不同于吴语 [n], 杭州话“儿”尾读 [i] 是融合北方音的结果。(2) 这种融合局限于杭州一城,表现为语言岛式,在其郊区余杭(如今塘栖镇)儿尾即仍读 [n] 而不读 [i], 更不用说其他广大吴语地区了。这表明当时吴语方言已很稳固,除了在北方移民占优势的国都临安,一般吴语地区都未受到太大的明显的冲击影响。

根据温州族谱墓志史料看来,由于高宗南奔时曾驻温州,太庙留温时间更长,当时“从驾”来温而后定居的北方大族也不在少数——包括了宗室皇亲,较著的如赵氏、高氏、冯氏、徐氏、陈氏等。但在温州并没有引起像杭州那样的明显变化(检查温州话中的北音成分只有些零星字例,如“松”文读 soŋ,“家~伙、架~子”读 tɕa,“规矩”读 kai-tɕy,“亏、愧”文读 k^hai 等,从其来源看,浊音已经清化,可能传入时代要晚些,包括交际、教学、戏剧多种影响)。

稍后又有闽语移民。唐宋时的闽语,也已是一支具有跟现代闽语相同特点的方言。唐诗人顾况在《团》诗中所指出的闽人呼父为“郎罢”,呼儿为“团”,《集韵》九件切“闽人呼儿曰团”,旨韵之谏切“闽人谓水曰林”,至今都仍为闽语重要特征。宋孙奕《履斋示儿编》数引闽中口音,也大抵与

今相同。如卷 23 引《古今诗话》:“章圣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读作歌)。会考试者亦闽人,遂中选。”歌豪同韵,也跟今闽音相同。唐末及宋南渡入闽大族为数不少,同样对闽语没有出现大冲击,可见唐宋闽语同样已很稳固。

而值得注意的是,族谱墓志史料表明温州地区现代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其祖先是来自福建的,尤其是闽东北长溪(今霞浦)的赤岸一带(含今福鼎)迁来者最多。1964 年郑张尚芳曾收集到 35 族,今后来福鼎周瑞光同志又搜集到 57 族,现选录族谱坟志实物 10 种为例:

[A] 龙湾区永场(今作永强):英桥《王氏族谱》(明万历五年王叔果修),先世五代后唐时由闽赤岸徙沙城英桥。

[B] 寺后《郑氏宗谱》(即笔者家谱)(清光绪二十年重修),唐末从赤岸迁乐清,兄弟四人分居括苍、瑞安、乐清、临海,明代从乐清象山再迁永场。

[C] 黄石《张氏宗谱》(清光绪癸酉年重修),赤岸迁玉环,元至正间再迁永场。

[D] 沙川《周氏宗谱》(清同治癸酉年重修),宋淳熙年间奉令迁瓯城谢池里,绍熙年间再迁乐清柳市,元延祐年间徙居永场沙村。

[E] 永嘉:合溪菰田明文《戴氏宗谱》(清乾隆乙卯年重修),唐末避乱从闽迁仙居黄婆滩再迁合溪。

[F] 瑞安:鲍川《戴氏西祠宗谱》(民国 27 年重修),自闽赤岸迁居鲍川,历宋迄民国九百余载。

[G] 盘谷《孙氏族谱》(即孙诒让家谱),系出长溪,五季时徙居盘谷。

[H] 乐清:《翁垵陈氏宗谱》(清嘉庆甲子年重修),始

祖之祖后周时从赤岸迁江西弋阳，宋嘉定时再迁乐城雁塔里。

[I] 平阳：瀛桥《项氏宗谱》（清光绪己卯年重修），五代避闽王曦僭乱，从赤岸迁金舟乡瀛桥里。

[J] 元教授王忠道圻志：先世晋天福间由闽长溪徙温之平阳皈仁乡岵山。

温州好些名人大家也源自闽迁。如宋薛季宣，先世自长溪廉村迁永嘉（见行状）；陈傅良，先世自长溪劝儒乡擢秀里徙瑞安帆游乡固义里（《止斋集》50 族叔祖元继圻志）；周端朝（浮沚）其先自赤岸徙居永嘉松台；明内阁首辅张孚敬，其先从闽赤岸徙永嘉永强华盖乡普门里（《永嘉县志》32 引《张氏谱》）。迁徙时常集体行动，聚族而居。如《瑞安县志·族门》：李氏“陶山镇头一百十二户由闽赤岸来”。但这些移民并没有保留闽语，后来都改说了温州话。

据史料，闽人大批迁徙来温州有两次：一次在唐末五代战乱期间，主要即上引 [I] 瀛桥《项氏宗谱》说的避闽王曦之乱；一次在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八月十六日温州地区台风洪水为灾之后。[D] 沙川《周氏谱》云：“乾道间吾瓯遭洪水患，所余黎民靡有孑遗，奉口徙福民实其郡。”因沿海各地人口损失各以数万计，所以命令福民来迁，于是出现大批“长溪实温”的移民。

这两次闽人大量入温，对温州话也没有发生像杭州话那样明显的影响（只在词汇上有零星影响）。因此可以推想，不但南宋时温州方言已很稳固，并且五代时就相当稳固了。《六书故》作者戴侗的祖先就是唐末从赤岸来的（见上引 [E] 合溪菰田明文《戴氏宗谱》）；但从《六书故》所举俗语特点看来，戴侗的语言已完全是温州话而不是闽语，这证明唐宋时温州话已形成强大力量足以同化迁入的闽语移民（至于苍南蛮话是先

唐土著方言或唐宋闽语移民因聚居而保留，还要待进一步搜集材料论证）。既然南宋时温、处、台三州方言已经明显分化，当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参考唐末移民被同化的事实，我们认为温州方言唐五代已经形成，唐时不必说，五代时在吴语区建立的吴越国也比较安定繁荣，这对吴语各方言的发展与巩固可能起过一定作用。

（五）温州方言特征及其源流分析

上面说过，温州方言跟晋时江东方言关系密切。这也很自然，因为当时的吴语正是江东的代表方言。虽然缺乏当时吴语的完整记录，但隋陆法言编《切韵》曾经参照受过吴音影响的南朝通语，故至唐时即有人目之为吴韵的。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今日温州话的声韵调系统都跟《切韵》、《广韵》系统相当接近。

声母方面温州话清浊分明，古全浊声母今都仍读浊音，泥母与来母、疑母与零声母绝不相混，这虽然是其他吴语也有的特点，但像温州话读得这样分明、与《切韵》一一对应的也不多。特别是章组声母《切韵》原属三等 $t\check{c}$ 组，北部吴语大都读 ts 组洪音了，温州除“假遇止曾梗深”及“臻（开）”六摄半变 ts 外，其他都仍保留读 $t\check{c}$ 组，尚同《切韵》读法。

有一批字，好些方言声母读法与《广韵》不合，温州的读法则完全符合《广韵》反切，如：不白 fu 、酋白 sei 、峻 $coŋ$ 、峙 zei 、松白 $jy\check{o}$ 。

韵母方面温州话更有特色，《切韵》的一些韵类，别的汉语方言以至别的吴语方言已不能分的，温州话却仍然能分。重要者有六（下面皆举平声韵目以赅上去）：

(1) 通摄能分东冬与钟，如：中终弓 tɕoŋ——钟恭 tɕyɔ，宗 tsoŋ——纵 tɕyɔ，虫 dzoŋ——重 dzɔyɔ，农 noŋ——浓 ŋyɔ。

(2) 效摄能分豪肴及部分萧宵：保 pə——饱 puɔ，高 kə——交 kuɔ，小 ɕie——晓 ɕa，绕上声 ŋie——鸟 ŋa，绕去声 ŋie——尿 ŋa。乐清虹桥还能分出：消 siu——箫 sua。因此，依温州竹说作 [muɔ-tɕəu] 而非 [mə-tɕəu]，可见口语说的符合古语的“猫竹、茅竹”，而非通常所写的“毛竹”。

(3) 止摄舌齿字能分之脂与支：止旨 tsɿ——纸 tsei，持迟 dzɿ——池 dzei，时 zɿ——匙 zei。因此，温州胭脂说 i-tsei 不是 i-tsɿ，表明仍说的是古语“燕支”而非后世的胭脂。温州支读 ei 是读如齐韵，永嘉则有些齐韵字读 ai，不同于支韵，如鸡 tɕai，泥 ŋai。

(4) 遇摄口语能分鱼虞：鱼 ŋəy——愚 ŋy，锯 kəy——句 tɕy，去 k^hei——驱 tɕ^hy，渠他 gei——瞿 dzy，猪 tsei——株 tsɿ，苈 dzei——柱 dzɿ，箸 dzei——住 dzɿ，煮 tsei——主 tsɿ，箸番 ~zei——殊 zɿ，屿 zei——聚 zɿ，杵鼠 ts^hei——ts^hɿ。

(5) 咸摄三四等舌齿字东郊永强有别，三等是 i，四等是 ie、ja，如占是 tɕi，店是 tie，粘是 ʔŋi，鲶念口语作 ŋa，从而咸山四等也有别：天 t^hi——添 t^hie，田 di——甜 die，颠 ti——跄 tie。

(6) 通摄及宕摄合口一三等见组字有别：公工 koŋ——弓宫 tɕoŋ 恭供 tɕyɔ，孔 k^hoŋ——恐 tɕ^hɔ；汪 uɔ——王 jyɔ，谎 huɔ——况 ɕyɔ，旷 k^huɔ、guɔ——眶 tɕ^hyɔ、狂 dzɔyɔ。

声调方面，温州为四声八调系统，平上去入各依声母清浊分阴阳，如“丹田旦搭，谈谈蛋达”。字的平上去入归类也基本上同《切韵》，古浊母上声都读阳上，没有其他方言中很普遍的全浊上声归去的现象，如“动”doŋ²⁴——洞 doŋ²²——冻

toŋ⁴² 区别分明。温州声调的调形，阴上阳上相似，都读升调，阴入阳入相似，都读降升调，阴阳调形相同，只是高低略有区别，照音位观点看，因阴阳调所结合的声母清浊不同，甚至还可以认为温州上声入声都只有一调，阴阳还未真正分化。

温州阴调字中，平声读平调 33，上声读升调 45，去声读降调 42，入声读曲调 323（连调则读短调）。调形基本上跟“平、上、去、入”的字义相当。这表明温州声调系统跟《切韵》的确相近。

温州各县声调差别不大，这很重要。因各县声韵差别不小，如温州“太阳”t^ha-ji，乐清作 t^he-ja，而声调读法及连调调型相同，所以通话不难，只文成话（包括泰顺百丈话）声调尤其变调系统差异较大些，通话就显得不那么方便。

以上说明了温州方言与《切韵》系统的密切关系，但温州方言并不单纯，它在历史发展中保留了多个历史语音层次的沉积，新的变异层次也很丰富，因而声韵的变化较多。

例如日母温州文读多作 z、j：“日”zai，“然”ji，是较新的层次，白读作 ŋ、n，如：日生-ŋai，日--、-昼 ne，“然”虽-讲 ŋi，是较古的层次。但口语又有 dz 的读法，如：“绕”文读 jie 围-，白读 ŋie ~牢，ŋie ~线，dzie 纠缠：~底。“若”文读 ja，白读 ŋa ~个：哪个，又有 dza，~是，日母读 dza 则是同于闽南话的变异。微母字白读 m，如：蚊 maŋ，望 muɔ ~外走，拜~最古，文读 v，如蚊 vaŋ，较新，还有混同匣母的如望 fuɔ，最新，因老派还读 vɔ。

歌韵字《切韵》时代只读 a，ua，三等为 ia、iua，而今温州竟有十多种读法。三等还只 ɿ、a（茄~儿 dzɿ，茄番~ga 此借沪音）、y（靴 ɕy）三种，而一等竟有 u（歌）、o（坐）、əu（罗）、əy（魔）、ŋ（我）、oŋ（糯）、uɔ（可）、a（那阿）、ai（个饿）、e

(呵)、ei(左~手)等十余种,实足令人惊异。其中a(破拖之白读)为中古隋唐音层次,ai(包括e、ei、i)是上古音层次,o是近古层次,u是近代层次,其他都是o和u的最新变异。而歌韵读ai(温州有“簸蛄裸个蛾饿接唾剝琐”等字),在龙泉、庆元、福州、福安,古汉越语、朝鲜借词中都有相同的反映,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现象,为北吴语所罕见。

“什么”乐清说作ga-m,是“何物”的古音,温州说fiaŋi(旧为gaŋi),是“何物样”的合音,口语常用词还能保持“何”读a的层次,跟“阿~妹那管~”一样。

温州话元明以来类属吴语是很清楚的,明姜准《歧海琐谈》所记方音白读“来音离……大音徒去声,松音从,日音逆”等基本上同其他吴语,《水浒传》(其作者施、罗二氏皆久寓武林)、三《言》二《拍》、《山歌》、《挂枝儿》、《笑府》及昆曲说白中所记方语方音也大量与温州相同。一些很特别的如明陆容《菽园杂记》“吴人呼‘又’为‘以’音”(《山歌》作“咦”),温州也是ji。明方以智《通雅》:“今吴中呼水为‘矢’,建昌人呼水为‘暑’。”亦与温州相同。

唐宋及其前的材料也与此不殊。《广韵》荡韵匹朗切:“髀,髀吴人曰髀。”温州说“脚髀硬起”,猪大腿叫“髀蹄”。《集韵》御韵陟虑切“齿,吴俗谓盛物于器曰~”,温州现说tsei⁵(实即陟虑切“著”的别体,是“著”字引申)。遇韵王遇切“零,吴人谓虹曰零”,温州现说hau⁵,此是三等读如一等,现吴语皆然(俗写作“鲨”),这跟闽语读“雨”为ho,安徽旌德“芋头”变“候[xi]头”都是同型变化。《集韵》寒韵虚干切:“鼾,卧息也,吴人谓鼻声为鼾。”此字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引晋葛洪《要用字苑》亦云“呼干反,江南行此音”,说明早就是江南方言,今温州

说ɕy¹<ɕy¹<hø¹。

《宋书·乐志》“吴音呼绪为纒”(“绪”邪母,字本音同序,纒澄母字),今温州绪读dzɿ≠序zɿ,而与纒同声母,也是古吴音所留特点。最有意思的是,唐张鷟《朝野僉载》卷二记冀州参军魏崇裕“送司功入京”诗,以“行、哀”为韵,司功怪而问之,答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行、哀”字同韵,那竟与温州话“行”fiɛ、“哀”ɛ读法相类似了。

六朝时的著作作用词常反映当时江南吴语方言,《世说新语》中即很丰富,如《政事》“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录”指积藏之,温州至今犹说。除实词外还有虚词,例如“阿”词头,今温州就特别丰富,既用以称谓亲属,也用以加于名字前作小名以表亲切,犹如《世说》时之风习。又《品藻》之“尔馨”,《晋书·王衍传》作“宁馨”,表如此、这样,至唐合音为“能”。韩愈《杏花》诗“杏花两株能白红”,白居易《生别离》诗:“食檠不易食梅难,檠能苦兮梅能酸。”温州仍说“能”,如“醋能酸”,并且使用于广泛的比喻场合,如“打蟹酱能”、“讲起花开能”;摹状场合,如“慢慢能”、“硬绷绷能”、“柴筋筋能”(但赵元任《广西瑶歌记音》说瑶语也说“能”[naŋ],当“好像”讲,竟与温州相同,我们现在还难以论断是瑶语受了汉语影响,还是瑶语在古江东留下底层)。

前文已经提及,温州方言与晋代江东、江南方言的渊源关系。温州城的设计者郭璞在其《尔雅》注、《方言》注中所记的“髀”,今温州说dzen⁶-头、~对;“阨”,今说ge⁴、ge²²(表站立,竖靠之义);“奥”,今作“忞”ə,是温州常用地名字;“虾蟆衣”今作“白脚蟆衣”;“瓿”,今说“瓿儿”,都属温州常语。而值得注意的是,温州话还含有湘楚成分。汉扬雄所

记各地方言与温州相合的，吴杨江淮为“忙、簿、泡、蔑”，关东赵魏有“鬼、锹、服翼，舸鹅、航”，关西秦晋有十七八条“壮、揪、刺、快、拔、楔、簞、钥、耸、佻[吊]、晒、炒、煎、鸪鸨[斑鸪]、箭、船、蝉、坟”，但多属各方通用的通语。而南楚沅湘间竟有十八九条相合，“晓、蹠、轸、恹、慧(病愈)、篷、嬉、瞥、猾、拌弄、拂、颌、欸、担(拿取)、仇、杜狗、蟾、簍、笕”，其中“轸”温州音 la-vu，恹 da、慧 vai，拌 p^ha、担 tso、仇 va、瞥~那 tsɿ 等都是温州有特色的方言词。《史记·货殖列传》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并为“南楚”，汉武帝进军东越时，也每遣军从豫章界入。西界方言看来也对温州有过重要影响，值得注意。如温州“腾头”长沙说 t^hən，温州跑说“射”zei，长沙说 sa(比较上海石亦音 za?)，今语也仍相通。

温州地区为瓯越故地，瓯越人虽已融合入汉族，但仍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留下影响。探索今温州方言，仍能找到明显的瓯越底层。瓯越语原为侗台语一支，今温州话中仍有不少跟侗台语相同的成分。

最明显的是声母有先喉塞音，永嘉北部、文成一部及青田等山区古帮端母字皆读ʔb、ʔd声母。这类声母是侗台语的普遍特征。根据 Parker 的记载，在传教士初来温州时，还曾在温州城外发现ʔb、ʔd声母存在。在处州地区，古见、章母字白读还丢失 tɕ 声母而读ʔj，这是从古ʔdɕ或ʔj 母来的，也属侗台先喉塞声母一种(今布依语犹然)，如“箕萁鸡”都说ʔi，“(醉)周”说ʔiəu，“叫”说ʔio之类。而温州地区也有零散表现，如泰顺“狼萁”说作“狼衣”，跟处州各县一样。这种现象宋时已有，庄绰《鸡肋编》卷上：“蕨有青紫二种，……又有狼衣草，小者亦相似，但枝叶瘦硬。……亦名蕨衣。”

在词汇方面也有不少底层遗留，如温州“又”说ji⁶，而壮语“也”说ji⁶。温州“些”、“些少”说neŋ³²³或ni³²³ŋ³¹或“一~”，泰文为nit⁸，傣语说“一口”it⁷neŋ⁶，壮语、侗语为niŋ⁵(侗佬“走快些”说ts^haam³hwai⁵niŋ⁵，用法说法都类同温州tsau³k^ha⁵neŋ)。酒坛温州说“埕”dzeŋ²，龙州壮语说tɕiŋ²。鸡虱温州说ji²，来宾壮语说jwi²(北壮)、rei²(南壮)。裕褊、贴温州都说“迫”pa⁷，壮语说pek⁷，侗语贴说phek⁹。田野温州说“洋”，傣语平野说jaŋ²。母亲永强有些人呼“阿口”a-ja，泰文祖母叫ja⁶。鸟啄物温州说“咄”tai⁷(与“夺”白读同韵)，武鸣壮语说toot⁷，邱北壮语说tuət⁷。抚摩温州说lai⁴，泰文也说lai⁴，全同。辱骂温州说“惯”kaŋ⁵，泰文作gon¹。稻子开花温州说“浪花”luo⁶ho¹，武鸣壮语稻麦开花扬花即叫laaŋ⁶va¹。抛甩温州说ɕai⁷，照丽水ɕyei⁷，应为合口字“欬”，拉珈也正说hwit⁷。大锅温州说“铈”də²，侗语作taau¹，临高说dəu¹。柚子温州说p^hə¹，侗语说pau²。有些没字的如ni⁸或只有俗字的如垺，属底层词比较清楚，有些有字的，字出南方或晚起者也可能为记录底层词的专字。如挖说“剡”ʔlau¹，姑姑说“娘”ʔŋi¹读阴平，与平常应读阳平者相异，而分别与侗语挖ʔleu¹、布依语姑姑niaŋ¹相合。温州筏说“簾”ba¹同泰文bee。阉割说“徽”tə¹同泰文tɕɔn¹同源。跌说“踉”lai⁶，与侗语ləi⁴同源。(锅)盖说“匳”kaŋ³与拉珈kom^{5/4}同源，是否底层词，都还可进一步研究。(事实上江东方言词中“瓯”与泰文o¹、“澳忝”与泰文aau⁵[海湾]也是同源的。侗台语本为汉语的亲属语，其间词汇的传承关系，正需要通过文献及方言研究来确定)上面侗台语的调类符号袭用民族研究所语言简志的标法：1、3、5、7相当阴调平上去入，2、4、6、8相当阳调平上去入，9、10表另外的人声，'表送气调。温州阴阳八调也依此标类。